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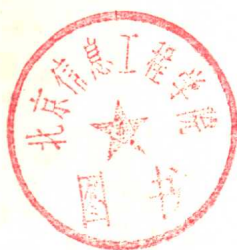
迦尔洵小说集



2512.44
8:1
8:1

迦尔洵小说集

冯 加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043283



Z019017

В.М. ГАРШИН
РАССКАЗЫ

著 В. М. ГАРШ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ГОСУД-
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
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60) 译出。

迦尔洵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4}$ 插页 3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0208·149

定价 1.10 元

目 次

四天	1
一件意外事	18
胆小鬼	42
相逢	71
画家	98
阿塔利亚·普林塞卜斯	123
夜	133
勤务兵和军官	158
并无此事	177
熊	183
士兵伊万诺夫的回忆	205
红花	269
癞蛤蟆和玫瑰花的故事	290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	299
骄傲的阿盖的故事	388
信号	401
青蛙旅行记	414

题解.....	421
译后记.....	432

四 天

我记得，我们在树林里跑着，子弹呼啸而过，被子弹打断的树枝纷纷落下，我们钻进了一片山楂树丛。枪声更密了。从树林里看出去，到处都是一闪一闪的红光。第一连的年轻士兵西多罗夫（“他怎么跑到我们的散兵线来了？”我脑子里还闪过这么个念头），忽然跌坐在地上，瞪着一双惊慌的大眼睛回头默默地瞥了我一眼。他的嘴角流出一股鲜血。是的，这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快跑到树林边上的时候，在一片密密的灌木丛里，我看到了……他。他是个又高又壮的土耳其人，但我径直朝他冲去，虽然我瘦弱得很。只听见砰的一声，我觉得有个很大的东西擦身飞过；耳朵里响起清脆的声音。“他朝我开枪了。”我想。可他一声惊叫，把后背紧紧地靠到一丛茂密的山楂树上。本来是可以绕开树丛的，但他吓昏了，竟钻进带刺的树杈里。我猛地一下打落了他的枪；又一下，把刺刀扎进了某处。有样东西发出一种不知是嗥叫还是呻吟的声音。之后，我又朝前跑去。我们的人高呼“乌拉！”有人倒下了，有人在射击。记得当我跑出树林来到一片空地时，我还放了几枪。忽然间，“乌拉”声更响了，于是我们一齐朝前冲去。噢，不是我们，

而是我们的人朝前冲去，因为我拉下了。这事我觉得很奇怪。更为奇怪的是，忽然之间，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的喊声和枪声都静止了。我什么也听不见，看到的只是一片蓝蓝的东西；这大概是天。后来，连这片蓝色也看不见了。

这么奇怪的遭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好象趴在地上，看到的只是面前的一小块土地。几茎小草，一只头朝下在草茎上爬着的蚂蚁，几丛隔年的枯草——这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而且我只能用一只眼看，因为另一只被一样硬东西压挤着，这可能是硌在我头下的一根树杈。我很不自在，真想活动一下身子，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动弹不得。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我听到蚱蜢的扎扎声和蜜蜂的嗡嗡声，此外就毫无声息了。最后，我作了一番努力，把右手从身子底下抽出来，两手撑地，想跪起来。

一阵剧烈的刺痛，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从双膝传到胸部和头部，遍及我的全身。我重又倒下了。又是一片昏黑，又是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我醒来了。保加利亚暗蓝色的天空星光闪烁。我怎么看到星星了？难道我不在帐篷里？我为什么要爬出来呢？我动了一下，感到两条腿疼得要命。

对了，我在战斗中负伤了。伤势怎么样，是不是危险呢？我摸了摸腿上疼痛的地方。右腿和左腿全是粘糊糊的血。我用手碰碰伤处，疼得就更厉害了。那股疼劲，象是牙

疼：一刻也不停，揪心似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脑袋里昏昏沉沉。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人把我抬走呢？难道土耳其人把我们打垮了？我开始追忆不久前发生的事，起初很模糊，后来清楚些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根本没有被打垮。因为我倒下了（不过这一点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所有的人都朝前冲去，而我却不能跑了，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蓝蓝的东西），——我倒在山岗上的一片空地上。我们的矮个子营长曾经给我们指点过这片空地。“弟兄们，我们冲到那里去！”他用响亮的声音向我们喊道。于是我们就冲到那里，这么说，我们没有被打垮……那又为什么没有把我抬走呢？要知道，在这里，在这片开阔的空地上，什么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的。要知道，想必也不是我一个人躺在这里。他们一直在射击。得转过头去瞧瞧。现在这么做倒方便些了，因为当我有一次清醒过来看到那棵小草和头冲下爬着的蚂蚁时，我曾试着站起来，结果又跌倒在地，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姿势，而是仰面躺着了。正因为这样，我才看到了这些星星。

我稍稍抬起身子想坐起来。这么做很困难，因为两条腿都打伤了。好几次我都绝望了。最后疼得我眼泪汪汪，总算坐了起来。

我的头上是一方暗蓝色的天空，一颗大星和几颗小星闪闪发光。我的周围是一片高大的黑糊糊的东西。这是灌木丛。原来我躺在树丛里，所以才没有被人发现！

我感到头发根都在颤动。

不过，既然他们是在空地上把我撂倒的，我怎么又到了这片树丛的呢？有可能我受伤后疼得昏头昏脑，自己爬过来的。只是很奇怪：现在我动不得了，可那时我居然能拖着身子爬到这片树丛。也有可能，当时我只有一处伤，爬到这里以后，另一颗子弹才把我置于死地。

无数淡淡的、略带粉红色的斑点在我周围晃动。那颗大星暗淡了，几颗小星隐去了。月亮升了起来。啊，此刻待在家里该有多好！……

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象是有谁在呻吟。没错，这是呻吟声。会不会在我的身边也躺着一个两腿受伤或者肚子打穿的被遗忘的人呢？不对，呻吟声很近，可是在我近旁好象没有人……天哪，这原来是——我自己！呻吟声微弱而又悲伤，难道我果真这么疼吗？看来是的。不过我已感觉不出这疼痛来，因为我的头发昏，沉得象块铅。最好还是躺下睡去，睡啊睡啊……只是我能不能醒来呢？管它呢。

我正待躺下，一大道苍凉月色清楚地照亮了我倒下的地方，我看见有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躺在那里，离我只有五、六步远。在月光下，那东西上有几处还闪闪发亮。象是纽扣或军用器具。这是一具尸体，还是一名伤员？

管它呢，我躺下了……

不，这不可能！我们的人没有撤走。他们在这儿，他们击退了土耳其人，会留在这个阵地上的。那又为什么没有说话声，没有篝火的噼啪声呢？噢，是因为我太虚弱，什么

声音也听不见了。他们想必就在附近。

“来人啊！……来人啊！”

一阵阵粗野的、疯狂而嘶哑的吼叫声冲出我的胸膛，对此却毫无反响。呼喊声在夜空中轰然回荡，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蟋蟀照旧叫个不停。月亮露出圆圆的脸盘，怜悯地把我照望。

假如他是伤员，这喊声早该把他惊醒了。这是一具尸体。是自己人还是土耳其人？唉，天哪，这岂不一样！我那肿胀的眼皮渐渐合上，我睡着了。

我闭着眼睛躺着，虽然早已醒来。我不想睁开眼睛，因为透过合上的眼皮我也感觉到了阳光的照射：如果我睁开眼，那么阳光准会刺眼。最好不要动……昨天（好象是昨天吧？）我受了伤。一昼夜过去了，再过几个昼夜，我就会死去。管它呢。最好不要动。让身体永远一动不动。若是脑子也能停止活动，那就更好！不过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脑子里纠缠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和往事。其实，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要了结。只不过报上会留下几行文字，说我方损失甚微：多少人负伤，志愿兵伊万诺夫阵亡。不，姓名是不会写上的；只会简单地提一下：死一人。一名士兵，就象一只小狗……

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场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所有的一切，我的整个一生，在我两腿受伤、躺到这里以前的那段生活，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了……我在街上走着，一堆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众人站着，默默地瞧着一个血肉模糊、哀哀号叫的白色小东西。这是一只很不错的小狗，它给有轨马车轧伤了。小狗快要死了，就象我现在这样。一个看门人推开众人，提起小狗的脖子，把它带走了。人群也就散了。

会不会有人也把我带走呢？不会的，你躺着等死吧。可是生活多么美好！……那一天（就是那只小狗遭殃的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欣喜若狂地走着，那是有原因的。啊，往事，往事，别再来折磨我，离开我吧！往日的幸福，如今的痛苦……只让痛苦留下吧，让那些使人不由得会联想到今天的回忆别再来折磨我吧。唉，烦恼，烦恼，你比创伤更糟！

天渐渐热起来了。阳光灼人。我睁开眼睛，看到的依旧是那片灌木丛，那块天空，只是全在白天的光照下了。瞧，那边是我的邻人。没错，这是土耳其人，一具死尸。躯体真大！我认识他，他就是那个……

在我面前躺着一个被我杀死的人。为什么我要杀死他呢？

他僵直地躺在这儿，身上血迹斑斑。为什么命运把他驱赶到这里？他是谁？他也许跟我一样，家有年迈的母亲。每当黄昏时分，老人将倚着茅屋的柴门，久久地凝视着遥远的北方：她那爱子，她那养家活口的人是不是即将归来？……

我呢？我也一样……我甚至情愿跟他对换一下。他多么幸福：什么也听不见，既不感到伤口的疼痛，也不觉得极

度的烦恼和干渴……刺刀直插他的心窝……瞧，军服上有个很大的黑窟窿，四周全是血污。这是我干的。

我并不愿意干这种事。当我来作战时，并不想对任何人作恶。不知怎么的，我从来不曾想到过我也得去杀人。我只是想象过，我将以自己的胸膛挡住别人的子弹。于是我来了，并且挺起了胸膛。

那又怎么样呢？糊涂虫！糊涂虫！而这个倒霉的菲拉赫^①（他身穿埃及军服），他的过错就更小了。当初，在他们象青鱼被塞进木桶那样被装上轮船，运到君士坦丁堡^②以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保加利亚，他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受命于人，只好前来。如果他不来，就会挨大板，说不定哪个巴夏^③会掏出手枪，赏他一丸子弹。他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行军，从伊斯坦布尔一直走到鲁休克。我们进攻，他们防卫。但当他看到我们这些可怕的人竟不把他们的地道英国步枪皮博狄和马蒂尼放在眼里，却一个劲儿地向前猛冲，于是他惊慌失措了。他想逃跑时，却有一个瘦小的人，一个只消他挥起黑拳即可置之于死地的人跳到眼前，一刺刀扎进他的心窝。

他到底有什么罪？

我又有什么罪，尽管我杀死了他？我究竟有什么罪？干渴为什么要折磨我？渴呀！有谁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① 西亚与北非的佃农。

② 即今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港口。

③ 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长官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甚至当我们在罗马尼亚行军的时候，哪怕每天都要冒着四十度的酷暑，行军五十多俄里^①，我也没有渴得象现在这样难受。啊，要是有人来就好了。

我的天哪！他身上那只很大的军用水壶里想必有水！不过得爬到他那儿去。这要费多大的劲！可是无论如何我也要爬过去。

我爬着。两条腿拖拉着，两只软弱无力的手勉勉强强拖着动弹不得的身子。离尸体不过两俄丈^②光景，可是对我来说，这段距离比几十俄里还远——噢，不是更远，而是更糟。无论如何得爬过去。喉咙灼痛，象在冒火。没有水会死得更快。不过，说不定……

我继续爬着。两条腿象粘在地面一般，只要一动，就会引起无法忍受的剧痛。我喊叫着，哭号着，但还是爬着。最后总算爬到他跟前了。这是水壶……里面有水，而且还很多！好象有大半壶。噢，这水够我喝一阵了……够我喝到死了！

你救了我，我的受害者！……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动手解下水壶，猛然间，由于失去平衡，我一头栽在我的救命恩人的胸脯上。从他身上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尸臭。

我喝够了水。水有点温，但没有变味，而且很多。我

① 一俄里合一·〇六公里。

② 一俄丈合二·一三四公尺。

还能活上几天。记得《日常生理学》里讲过，一个人即便不吃食物，只要喝水，也能活上个把星期。没错，书里还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人绝食自尽，结果活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喝水。

噢，那又怎么样呢？就算我再活上五、六天，以后又能怎么样？我们的人撤走了，保加利亚人跑光了，近处连条路都没有。反正一样，迟早要死的。只不过把垂死的挣扎从三天拖到一周罢了。是不是了此残生更好？邻人身边就有一支极好的英国步枪。只要伸过手去；然后——一刹那，就完了。那边还散着好些子弹，他都没来得及射完。

就这样了结呢，还是等着？等什么呢？等救援吗？等死吗？等着土耳其人前来剥掉我伤腿上的皮吗？还不如自己……

不，不应该丧气；我要奋斗到底，用尽最后一点气力。要知道，一旦有人发现我，我就得救了。说不定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治好的。我还能看到故乡、母亲、玛莎……

上帝啊，千万别让她们知道我的真实情况！让她们以为我是饮弹阵亡的吧。要是她们得知我遭了两天、三天、四天的罪，她们会怎么样呢？

脑袋昏昏沉沉；爬到邻人那儿的这段路程把我弄得精疲力尽，再加上这股难闻的臭气。他都发黑了……明天或者后天，他会变成什么模样？此刻我只能躺在这里，因为再没有气力爬开了。等我歇上一歇，再爬回老地方去；幸好风从那儿吹来，会把这股臭气从我身边吹跑的。

我疲惫不堪地躺在那里。太阳烤着我的脸和手。没有东西可以遮挡一下。但愿黑夜早点来临。这好像是第二个夜晚了。

思绪乱了，我又昏迷了。

我睡了很长时间，因为醒来时已是深夜了。一切照旧，伤口很疼，邻人躺着，身躯还是那样庞大、僵直。

我不能不想到他。难道我抛下可亲可爱的一切，千里行军来到这里，一路上挨饿、受冻、备受暑热之苦，最后躺在这里受尽折磨，——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夺去这个可怜的人的生命吗？除了这种屠杀以外，难道我还作过什么有益于军事目的的事吗？

杀人，杀人凶手……这究竟是谁？是我！

当我决意来作战时，母亲和玛莎虽然对我哭哭啼啼，却没有劝阻我。我固执己见，根本看不见她们的眼泪。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自己对亲人干了些什么。

追悔有什么用？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我的许多熟人，他们对我的行为所持的态度就太奇怪了！“哟，傻瓜！稀里糊涂地就卷进去了！”他们怎能这么说呢？这些话同他们平素宣扬的英雄行为、爱国热忱之类的话又怎能协调一致呢？要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曾_是这些美德的化身。可现在，我竟成了“傻瓜”！

我出发到基什尼奥夫。让我背上背包和各种军用必需品。我随同成千上万的士兵一道行军，其中只有少数几个

人跟我一样，是志愿入伍的。其余的人，只要获得许可，情愿待在家里。但他们跟我们这些“有觉悟”的人一样，踏上征途，行军几千俄里，打起仗来也跟我们一样，甚至更为出色。他们很尽职守，尽管他们只要获得许可，会立即扔下武器，离开战场。

突然，吹来一阵清晨的和风。灌木丛轻轻摆动，惊起一只睡意朦胧的小鸟。星星隐去了。暗蓝色的天际现出鱼肚白，蒙上一层羽毛似的柔云。灰濛濛的雾霭从地面升起。我的……第三天开始了。该怎么说呢？这算是生活？还是临死的挣扎？

第三天……之后还有多少天呢？无论如何，也没有几天了……我十分虚弱，看来甚至都不能从这具尸体旁爬开。很快我就会跟他一样，也不会再讨厌他了。

得喝些水了。我决定一天喝三次：早中晚各一次。

太阳升起来了。那巨大的日轮被灌木丛的黑色枝杈纵横切割，红得如鲜血一般。看来今天会很热。我的邻人，你将会怎么样呢？现在你就已经够吓人的了。

是的，他样子吓人。他的头发开始脱落。他天生的黑皮肤变白了，发黄了。肿胀的面孔紧紧绷着，以致耳朵后面有一块皮肤撑破了。那里有无数的蛆虫在乱爬。套着半高腰皮靴的两只脚胀得很大，皮靴的扣钩之间冒出一个很大的气泡。他的整个尸体鼓得象座小山。今天的太阳又会把他晒成什么样呢？

躺在他的近旁是无法忍受的。我无论如何得爬开去。但是我能行吗？眼下我还能抬起手打开水壶盖子，喝几口水，可是要挪动自己沉重的、不能动弹的身子，我能行吗？无论如何我得爬开去，哪怕爬不远，哪怕一小时只挪半步也是好的。

整个早晨我一直在挪动着。疼得真厉害，不过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也想象不出一个健康人的种种感觉了。我甚至对疼痛也习惯了。这个早晨我总算爬了两俄丈光景，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但是这种新鲜空气我也未能享受多久——如果说在距离一具腐尸六步开外的地方还有什么新鲜空气的话！风向变了。重又向我飘来的那股恶臭把我熏得想吐。空空的胃难受地抽搐着，缩小着，五脏六腑象翻转了过来。那股有毒的臭气不断向我袭来。

我陷于绝望，失声痛哭起来……

我极度衰弱，昏昏沉沉，几乎全无知觉地躺着。突然……这不会是神志恍惚中的幻觉吧？我又觉得不是。没错，这是说话声。马蹄得得，有人在说话。我差点没喊出声来，但又忍住了。万一这是土耳其人，那怎么办？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呢？除了这些痛苦之外，又会加上另外一些更加可怕的折磨。这些折磨骇人听闻，甚至当你在报上读到这类报道时，都会感到毛骨悚然。他们剥人皮，在伤腿下面用火烧……如果仅仅这些，倒也罢了。可他们会花样翻新。难道说，与其死在这里，不如在他们手下丧生吗？可如果是